

峡谷探幽

□秦汉

美丽的风景常常藏在隐秘的地方。乘车来到距陕北名堡——瓦窑堡68公里的赵角村，于一桥上，子长县高台便民服务中心主任冯建平指着桥下的水沟介绍道，这就是著名的重耳养生谷。许是我的事闻，许是峡谷的少有，置身于子长县偏僻山村的这个峡谷中翘首环望的某一刻，我惊诧于这里的美丽。

峡谷有一种天然神韵，怪石嶙峋，浪花飞瀑，浅唱林鸟飘荡着丝丝清凉绿意，直抵心灵深处，好似一屏烟水，隔断夏日炎炎酷热和尘世喧嚣浮华。峡谷内有亿年沉积岩，岩石经风蚀雨冲形成各种形象奇特的景观，巧夺天工，浑然天成。

顺着峡谷蜿蜒而行，满眼皆是绿树花草。浓密花草簇拥成天然的绿色通道，阳光从树叶的缝隙中洒下细碎银光。一阵山风吹来，灌木与青藤相拥起舞，山蝉与鸟雀低吟浅唱，绿叶与微风沙沙私语，一阵清凉袭上身来，清新气息沁入心底。

向着峡谷深处前行，一处有一处的意境，一处更胜一处。历经风雨的峭壁岩石，有的好似雄鹰展翅，有的又像万年神龟；有的如下山的狮子在河道里怒吼，有的像千年的古树盘根错节；有的像片片鱼鳞，在阳光下波光潋滟；有的如寺庙佛塔，刻在悬崖峭壁上，还有的像巨龙腾飞……随行的朋友们一边感

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一边随心拍摄美丽的自然风光。

走在峡谷中，忽听前方水声潺潺。我们循声而下，穿过一片岩石，眼前豁然开朗，清澈澄澈的潭水顿时迷住了我们。岩石上赫然刻有“养心潭”三个红色大字，名副其实。养心潭三面都是陡崖峭壁，潭水周围是各式各样的花草。岩面与花草从都从润湿中透出几分油油的绿意，罕见的墨绿色的蜻蜓和彩色的蝴蝶在花草中翩翩飞舞。清澈的溪流从峡谷中穿行，或细流轻淌，或迂回曲折，溪水清澈见底，透出清凉的气息。

潭水深绿，条状的、绒状的苔藓披挂在岩石上，让人难以辨识出岩石的本色。仔细看，那深绿苔藓里还有心无心地涂抹上一缕缕葱绿、灰绿或烟蓝。不知这青苔有多少年了，更不知这受青苔青睐的潭水有多少年了。潭水很深，深蓄着奇异的绿。一阵山风吹来，顿时雾气缭绕，清凉之极。极目远眺，峡谷犹如一幅绚丽的山水画卷。

沿着峡谷悠然前行，只见满山林深草茂，奇石树怪。时而一侧幽林一侧峭壁，时而一侧鸟语呢喃一侧泉水淙淙，时而椿树奇石挡路却又峰回路转。溪旁，香气扑鼻的地椒叶，盛开着紫色的小花朵；鲜黄的野菊花，氤氲着水的光泽，在阳光下微仰着娇羞的脸。一路上尽是赏不完的奇石、溪流和奇花异草，

山泉“哗哗”的水声伴随鸟鸣声婉转曼妙，不绝于耳。

壮观的岩石群是峡谷带给我们的一道独特的视觉盛宴，随着峡谷蜿蜒向下的走势以及高低落差的变化，衍生出众多岩石群，一个比一个壮观。

陡峭的山崖远离尘嚣，心无杂念，人烟缥缈，却亘古不离地厮守着“心远地自偏”的宁静。陡峭的岩石，犹如一道巨大的水帘从谷顶倾泻而下，飘逸洒脱，奔腾不息，忽而磅礴如洪凌厉如龙，忽而端庄如锦柔美如帘，让人叹为观止。这里的先人为躲避战乱，在峡谷的峭壁上打凿了六孔相通的石洞，至今犹存，有几百年甚至更长的历史，给人一种沧桑之感。

一只胖胖的锦鸡，尾巴长长的，蔷薇色的底色上缀着绛色的红。它走几步停下来，然后轻盈地跳到溪旁的草丛中，慢慢地向远处走去。对于人类的探视，它和它栖身的峡谷一样，不惊不怒、不怨不喜，有着恬适的安然。

峡谷长达3公里，据说晋文公重耳在这一带忍辱负重，招贤纳士，韬光养晦12年，厚积薄发，终成一代霸主。为了纪念重耳，人们把他静心养神的地方叫养心潭，抚琴解忧的地方叫抚琴台，运筹帷幄的地方叫聚贤亭，带来好运的天来之石叫转运石，他与身边五大

贤臣居住过的地方叫聚贤崖。把这个峡谷叫重耳养生谷，固然好。不过，我觉得叫高台大峡谷，更直观明了。我想，如果把这个大峡谷打造成陕北黄土高原的一个名胜风景，打造成一个独特的生态旅游景区，对当前扶贫攻坚工作，造福当地百姓具有重大意义。而子长县高台便民服务中心正在这样做着。

聚贤亭及旁边的石桌、石凳、睡袋和摇椅等设施，还有峡谷的道路，都是子长县高台便民服务中心为方便游客添置办理的。这里山水相宜，亭台生趣，草木丛生，俨然一个天然氧吧。峡谷山顶的周家山村，是个鸡鸣三县的村庄，有着陕北古村落古朴恬静的原生态生活气息，还有恢宏气派的黄土高原山形地貌。

返回途中，我们驱车行走在山上，可看见绿茂茂的槐树下的峡谷。此时，远山如黛，太阳躲在薄薄的云层里，阳光从云和天的缝隙间漏出来，像给云染了道金边。那只漂亮的锦鸡，此刻还在峡谷吗？

峡谷里的一座奇峰、一块怪石、一潭绿水、一只鸟、一朵花、一缕风，都已然成为徜徉在我心间的一处美景，清凉润泽，沁人心脾，荡涤内心的浮躁和喧嚣。

离开峡谷很久了，心却还留在那里，因为那是适合让心灵驰骋的世外桃源。



大地乐章 李昊天 摄

心安是归处

□高鸿

人不走出去，家就是你的世界；走出去，世界就是你的家。走出去，才会让心灵充满渴望的体验。

故园东望路漫漫，远客思乡，谁不垂泪？天涯游子，满怀羁旅之愁，自有思归之叹。

古今中外有斯心者，由来已久，唐代诗人贾岛的《渡桑乾》：“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又渡桑干水，却望并州是故乡。”大意是说，在外乡并州客居十年之久，梦寐以求想回到陕西咸阳去，不知道为什么再渡桑干水（即今永定河）之时，回首并州，又好像我的故乡那般亲切。白居易诗云：“心泰身宁是归处，故乡可独在长安？”诸如此类的“故乡”，不正是一群寻找舞台施展才华的创业者的一种精神写照吗？

“江山也要伟人扶，神化丹青即画图。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这首清代著名诗人袁枚的诗说明了一个道理：地以人而名，景因人而重，只有人杰，才有地灵。西湖是这样，高密是这样，棣花也是这样。这些原本普通的村落经由“名人”而天下闻名。

诗人流沙河在《庄子现代版》中说：“空间茫茫，时间恍惚，问人类要去何方？规律是一张拘留万物的网，凡是活着的都回不了自己的故乡。”回不了并不意味着放弃，这其中包含着与世俗的和睦相处，以更好地寻找自己的平台。事实上又有许多人瞻前顾后，瞻前是怕误入歧途，顾后是为了不想失去刚站稳的市场。如果走了弯路，重新开始，坚持下去，也是可以成功的。拜伦说过：“其有血性的人，决不曲意求得别人的重视，也不怕别人的忽视。”

散文名家余秋雨在《乡关何处》一文中指出，凡是回不了故乡的，才留下千古名篇。青年作家陈仓移居上海，作品放烟花似的，父亲和故乡塔尔坪成为灿烂商洛星空的文化元素。安黎新作《与故乡握手》中的“煤油灯”“架子车”“褡裢”“升斗”“的确良”“赤脚医生”等元素，在故乡消失的符号里打下历史进程的烙印，字里行间是作者对故乡的深情回眸。

陕西青年作家袁凌说，故乡是一场无法完成的偿还。面对故乡，我唯一的办法是用微不足道的文字来偿还，即使注定无法还清，我也无从落叶归根。

有人说，现在的年轻人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盲目外出打拼，落得两个手空空，以求获得深沉痛苦后的心灵宁静。

年轻人孜孜寻找的，无非是走出去，寻找适合自己发挥才能的一片蓝天、一块净土、一池清水，“我终于摸到了海底，我的锚就牢牢地扎根在这里。”背上行囊就是过客，放下包袱就找到了故乡。如果远方呼唤我，我就走向远方，去需要我的地方实现儿时的梦想。年轻人总认为，自己的舞台应该很大很精彩，不停地追逐。事实上，舞台没有最大，只有更大。好多人一直忙在寻找舞台的路上，而错过了施展才华的真正舞台。

舞台就在身边，何必苦苦追寻。

学者肖云儒在《自序》中说：“我走着，我走过。风景再好，不因迷恋而羁留；路途险恶，更要冲决穿越。便这样不停歇地走过，奔向一个个驿站，又告别一个个驿站。”故乡留不住肉体，域外养不起灵魂。秦岭有峰，把故乡背在背上行走的商洛籍青年作家陈仓活成了秦岭南坡一座令人羡慕的山峰。陈仓坦言，一路走来，帮助过自己的人很多，大家的善意让他心里充满了爱。陈仓认为，善意是化解一切矛盾的万能钥匙，他愿把这份美好，通过文字和作品传播给更多的人。

“好的文学作品不是写出来的，而是活出来的。《月光不是光》就是我的父亲和亲人们，用他们的皮肉熬出来的。无论是小说、诗歌还是散文，我只在乎写出灵魂深处的闪光就行。对于读者来说，重要的是这些文字是不是真诚的，能不能触及他们的灵魂深处，引发共鸣。”陈仓说。

人生大概就这样，用整个青春来冒险，去寻找自己心仪的精彩舞台。等到青春散场，锐劲消耗殆尽，人到中年才明白，兜兜转转，又回到了当初的原点。其实，我们真正需要的，仅仅是一方小小的舞台。故乡也好，域外也罢，只要能很好地发展，都可以立身为精神家园。正如白居易诗云：“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

“采野菜，行且顾，野田雨泥深没路。稚男小女擎筐笼，清晨各向田中去。”

春天的乐趣，不仅是身体感受到的温度，暖阳融融，柳芽青青，也不仅是鸭知水暖，鱼儿欢腾。春天的乐趣，更是在山野田间的青青野菜，诱人清香，正所谓：“珍馐一席，不如野菜一味。”

荠菜，春日的第一道绿野食，当然非他莫属。城雪初消荠菜生，春入平原，荠菜整整齐齐的，似乎有秘密号令一般开在漫山遍野。

小时候，跟在姐姐哥哥后面，学着他们的模样，在村郊外的野坡上挑荠菜。那会儿没什么经验，所以只是摘些零散的荠菜叶子。

姐姐见状对我摇摇头，然后说道：“和根挑荠菜，带叶摘樱桃。这样挖出来的荠菜才好吃。”说着，只见她手中的弯刀在泥土里顺势一挑，整颗荠菜就这样飞出来，犹如春日的蝴蝶，轻盈地落在了我的脚边。我捡起来，看着这颗荠菜，想象着它烹饪之后登盘起舞的样子，口水忍不住地往下咽。为了晚上可以多吃一些荠菜，我

仰天看云，是一种独特的享受。

春天细雨绵密，云也薄薄。铺在天上，就像蓝色的背景布上撒了一把白棉花，薄的地方透着底色，厚的地方蜷成一团，看得人很难尽兴。夏云来势凶猛，跑得很快，你刚发现一朵奇云，未及细品，一阵风刮来，云就翻滚着起了疙瘩。等你回过神来再看，那云已经聚成团、浸透水，面色乌青地边跑边吼。这时，人就不淡定了，这个匆匆地收拾衣服、归拢粮食，那个着急忙慌地寻找避雨的地方，全乱了章法。冬云灰蒙蒙的，你看不清它的形状，辨不清它的颜色。观景景，图的是个晒过程。这样模糊的一团，还看个什么？

而秋云不同，长袖善舞，亦静亦动。秋日的天空，高远深邃。澄净的穹庐下，云白的温柔，雁鸣的悠远。随手拍一张，都能引来一片赞赏。就算是夕阳西下，虫鸣秋夜不逊色。一轮皓月挂在头顶，周边的云影梦幻迷离。想起娘纺车“吱吱扭扭”摇出的故事，观赏赏月会平添几分心动与浪漫。

醉春食

□刘光辉

也像姐姐哥哥他们那样，认真地挖了好多荠菜。

春天的野菜，除了荠菜，还有好多好多——蕨蕨的面条菜，成片的野白蒿，扎堆的蒲公英，还有农家小院里的紫藤花，村道路边的玉兰花，屋后屋后的香椿，这些都是我们餐桌上、饭店里最有人气的春日时令菜。采摘这些野菜也同样充满乐趣。

村里的老人说：“雨前香椿嫩如丝。”每年的谷雨节气前，我们都会去姑姑家，跟院子里的那棵香椿树较量一番。我们几个小孩子是这棵香椿树的好伙伴。

当三月的春姑娘用雨滴滴润大地，这棵比我们年纪还大的香椿树，也开始变换春装，椿芽那张娇羞的、红红的、欲张还闭的小嘴，吐露出嫩蕊，浓香流溢、清冽芳

醇。新长出来的椿芽，叶梗粗短，色泽淡红。长得稍微大一些的青芽绿如碧玉，叶片厚实，清香淡雅。

我们几个在树下分工，哥哥负责爬树，姐姐负责用长竿勾折。我和弟弟妹妹一会儿在树下捡拾掉下来的，一会儿又爬上石头给哥哥指挥摘哪里的香椿芽。妈妈和姑姑站在跟前时刻注意我们的安全。一番大作战，跟香椿树的较量，我们最终取得了胜利。但是我们几个小家伙还是会依次抱抱香椿树，跟它约好来年再战。

吃一口荠菜，仿佛置身春日暖阳，咬一口香椿，感受故乡的童年欢乐。荠菜、香椿这种醉于舌尖、早于春日的香气，古人享用过，我们如今也依然在享用。

原本不起眼的春草，经过加工便成了人间至味。王朔说：“我羡慕那些来自乡村的人，在他们的记忆里总有一个回味无穷的故乡。”我很庆幸自己有一个可以回味的故乡。今天，开车从钢筋水泥的森林前往田野去挖野菜，对故乡的那份眷恋再次令我深深陶醉。



仰天看云

□孙文胜

高天不缺风。风动了，云便不再矜持。时而轻软，时而厚重；时而柔美，时而乖萌……其行其态，任你天马行空，自由遐思。有年，我和同学一起去看银杏。脚下，落英缤纷，满地金黄；头顶，白云苍狗，尽显情韵。同学说，金玉满堂，琼楼玉宇又如何，哪有秋日看云、旷野听风来得痛快？诚哉斯言！

看看出境界的，我最佩服唐人王之涣、刘禹锡。他们目不离云，心灵又都跳出了云端外。王之涣《凉州词》有句：“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源远流长，蜿蜒曲折，奔腾咆哮，一路向前。举目仰望，风在吹，水在

宝鸡二题

□李永刚

在青铜器博物院和一群青铜器聊天

完整的西周就放在这里
 远远而苍茫的从前
 有礼乐奏响
 有战火灼伤
 精美绝伦的酒器
 陶醉了王朝灿烂的时光
 锈迹斑斑的铜铤戟
 讲述血淋淋的战场
 肉食者在深谋战争与和平
 庶民在“莫非王土”上
 忙碌桑麻的生长
 此时诗经的句子长得正猛
 青翠的枝条伸到了
 今天的时光
 我想避开讲解员
 单独和个体面无比的青铜器
 聊会天
 我告诉这些默默无语
 又精美绝伦的器皿
 我们身边的这片土地
 非常安详
 春天开花
 夏天炎热而繁忙
 秋季的庄稼
 自由自在地歌唱
 日子和青铜器一样
 安静端庄

听长乐塬工业遗址在讲述

穿透岁月
 窑洞秩序井然
 在时光深处排列穿梭
 24孔窑洞、7孔长洞、6条横洞
 这便是抗战中建起的中新纱厂
 1941年2月，春风已到
 这里的每一个窑洞
 都在群情激昂
 每一个螺丝钉
 都在紧张繁忙中亢奋
 抗战，抗战
 机器日夜忙碌
 此刻，静默的纺纱机依然守着窑洞
 回味烽火硝烟，齿轮与齿轮
 把旋转的情节咬得紧紧
 “抗战中最伟大的奇迹”
 林语堂先生的话语
 在窑洞工厂里荡漾
 中新纱厂白生生的纱线
 连着民族抗战的神经
 丝丝缕缕与前线炮火相牵
 与民族命运相连
 每一孔窑洞看似沉默
 却有万语千言

春满农家

□张鸿雁

每一条枝梢都向云朵眨着眼
 每一个新芽都掀起红唇
 坡上每茎草木都是新生的
 正闹着要扑进每一缕阳光怀中

小河在柳树的打扮下
 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梨花正填充着季节的留白
 为岁月补上一片雪花
 桃花一簇一簇点燃乡野
 为乡村高高举起生命火炬

村庄已经返老还童
 要与春风谈一场
 轰轰烈烈的绚丽恋情
 油菜花开就是约定花期
 聘礼已澎湃成花海
 每一瓣都是阳光馈赠的纯金

毋庸置疑 春天已回农家
 不与春一起出发
 走进田园向庄稼看齐
 升起碧绿的旗 披上黄金甲
 开出一片炫目的油菜花
 悄然酝酿人间烟火的清香

流，云在飞，谁都会惊叹它营造的那种高远美、粗犷美。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当个人利益与国家命运联结在一起，就更能领悟出苍茫大漠下卫国戍边的艰辛和责任重大。秋是金色的，丰硕的，也是肃杀的。刘禹锡一句：“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洒脱地赋予了秋一种引导生命的力量，令人荡气回肠，信心倍增。

我的父亲仰天看云，不但看得仔细，口里时常还念念有词。什么“天上鱼鳞斑，晒谷不用翻。”“日落乌云涨，半夜听雨响。”说辞一套一套的。可我觉得，云的多姿多彩他并不上心，喜乐哀愁似乎全系在庄稼上。长大以后我才知道，云和庄稼人的生息密切相关。

云在天上，人在地上，相距遥远，却情系双眸。有意了，看的是动画和故事；深沉了，看的是博大和深邃；消极了，看的是博弈和压抑。所以我觉得，没心情了，最好别看，免得辜负了满天的云朵和轻风。